

马书田 著

华夏诸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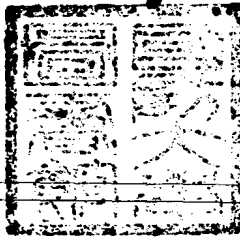


马书田 著

华夏诸神

马书田

北京燕山出版社



书名题签：黄苗子



2 021 7199 7

华夏诸神

马书田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地质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9字数480千

1990年2月北京第一版 1990年5月北京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ISBN7-5402-0180-0/C·0033

印数：9001—16500 定价：平装 9.00元
精装 14.90元

前 言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已存在50亿年了。在人类出现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宇宙间本无什么所谓“神”的，只是有了人类以后，随之而出现了神。人类创造了自己的人类社会，同时又创造出主宰自己命运的神的世界。从最初的神诞生之日起，人的世界便再也没有离开过神。中国是个富有造神传统的国家，可谓时间久远，数量众多，品种齐全。相当长的时期内，名目繁多的神鬼仙佛充斥着中国大地。

人总得有点精神寄托，心灵慰藉和心态平衡，总之，人人都向往幸福。在古代生活决非乐园和净土，人们有时得到的往往是种种不公平，乃至没完没了的天灾人祸，于是神佛站了出来。

神佛是人们编织出来的美梦。梦想发财者、当官者，以至梦想长生、得子、求偶……者，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神明。诸神可以满足世俗的一切愿望！马克思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是因为诸神能给人带来幻想的幸福。于是，无数善男信女可怜巴巴地匍伏于泥胎木像面前。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喜剧？还是悲剧？

记得从我懂事起，就相信“鬼”与“神”的存在。那时，从大人们口中听来的，没有什么“白雪公主”和“大灰狼”之类，差不多全是些鬼怪狐仙。闹得我小时候，天一黑就不敢出家门，以至多少年后还疑神疑鬼，自己吓唬自己。随着年龄增长，逐渐明白了，当初大人们那些活灵活现的鬼神故事并不是那么一回事。虽说诸神在我心目中大大贬值，但对他们的来历却产生了好奇，并日渐浓厚起来。我曾恭敬地向一些老僧老道讨教诸神来历，但答案往往令人失望甚至好笑，有些出家人干脆不屑“赐教”。洵

问那些善男信女，更是不知所云。

中国的佛教、道教信徒到底有多少，没有公布过，而崇拜福禄寿喜财这些俗神的人数，更无法计算，再加上许许多多对诸神感兴趣的人，我想，这个总数决不会是一个小数！有如此众多的同胞与诸神有关，若能追本溯源，对诸神来历作一番探讨，岂不是一件大功德？今后，或许多了一些明白者，而少一些盲目者，这对国家对人民岂不又是一件大功德？再者，也可满足广大宗教与民俗爱好者的需要。

中国是个富有传统的文明古国，可惜，有些传统并不“文明”。造神、迷信的传统，不幸“传”到了电子时代的今天，前些年的造神运动和现代迷信，令古人望尘莫及。数千年来的造神和迷信，造得中国人自卑，盲从，麻木。

基于以上想法，我写了这本《华夏诸神》。

为了论述和读者阅读的便利，我将诸神分为三部分：道教诸神，佛教诸神，还有道、佛味道都不太浓的民间俗神，分别按级别高低排列（一些功能相似的神和大神的属神排在了一起，前边的序号也并非完全表示级别高低），但其中有些神有交叉，有些级别也很不明显，只能大体如此。

本书收神三百来个，因时间所限，有相当数量（至少有同样数目）的神明未及收纳进来。作者在继续做这一工作，并加上兄弟民族信仰诸神，数年后增订或出续集，使之成为一部完备的《中国诸神全书》。

拙著草成，舛误不少。望广大读者指正。

马书田

1989年2月2日

为人写神的书（序一）

舒 芜

中国究竟有没有宗教，这话不好说，但没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发达成熟了的，维系全民族的形而上的精神生活那样的宗教，却是事实。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优点还是缺点？说来话长，这里且不讨论。但是，无宗教不等于无神，不信仰任何宗教者不等于无神论者，却是要辨明的。证据就是，过去中国是一个多神的国家。中国民间——其实不仅是民间，差不多可以说过去天子至于庶人，往往不信仰任何宗教，却迷信着许许多多的神灵，其起源，其形成，其演变，非常复杂，有土生的，也有外来的，有来自某一宗教的，也有来自原始信仰的，也有纯粹世俗创造的，其性质状况也千变万化，有天神地祇人鬼，有花妖木魅，有物怪精变，有有名有姓的也有无名无姓的，有形象明确的也有形象模糊的，有远在高天幽冥的也有杂处人间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既是大致“有序”，而又是相当“无序”的，总数究竟多少，谁也说不上来。过去中国人一向就生活在同这些神灵极为密切的关系中。所谓关系，概括起来就是福和祸两大类。人们对神的态度基本上就是祈福和避祸，都是非常实利的。过去人们日常生活，一举一动，一作一息，大至开山破土，婚丧嫁娶，小至出门访友，在家沐浴，甚至夫妇之私，几乎都要选时日，择方位，迎福神，避凶神——或者说是迎神之喜，避神之怒，因为许多神都是既作威又作福的，讲究拘忌到极其烦琐的程度。

怎么办？有效方法之一，是进行清理。中国传统信仰的那么多神灵，如果能够逐一弄清楚，它是如何起源，如何演变的，最

终大家都会看见，原来一切都是人类自己造出来的，神灵的作威作福的一切本领，原来都是人类赋予它的，是人类在现实中痛感自己不具有便在幻想中安到神灵身上的。那么，这一头，神的尊严便会日渐陨落，那一头，人的尊严也会日渐恢复了。这是很不容易的工作，需要有丰富的学识，尤其需要有通达的识见和科学的方法。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逐渐开展，已经出版过一些论著，而马书田同志这部《华夏诸神》，我觉得是很好的一种。

怎么好法？请看，关于“三清”，他说：

道教是我国传统的宗教。道教为争取更多的信徒，与外来的佛教相抗衡，在崇拜偶像和经书典籍诸方面，都要与佛教见高低。尽管道徒们费尽气力，尽力去编，但终究还是有限，于是走了“捷径”。树立偶像，有些模仿佛教，阐明教义，编写经书，不惜“借用”佛教内容。当然，汉化了了的佛教借用中国传统的语言，其中不免有一些道教的东西为我所用。这就叫“互通有无”吧。

佛教的大雄宝殿里，摆着三世佛或三身佛，道教的宫观大殿里，也就来个“三清尊神”。“三清”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就是人们熟知的太上老君，即老子。“三清”又指这三位天尊所居住的三清天、三清境。

道教最初尊老子为祖师，以老子《道德经》五千言为经典。但后来道徒们觉得只老子一人不够用了，比不上三世佛气派，于是又编出了元始天尊和灵宝天尊，太上老君（道德天尊）仍为最高神之一，但已屈尊第三把交椅。

我们从这三段文字，已经可以看出四个特点：一、有宏观的眼界。二、有明晰的条理。三、有可读的文字。四、不动声色，而已寓揭露于轻妙谐婉的叙述之中。接着可以看展开论证之中所引用的书目达二十来种。

由此可以窥见他的宏观的眼界，又是从博览和精研而来，并不

是徒作放言高论。我举这个例子，因为这是开卷之首，以免有故意挑好的来说之嫌。其实书中更为典型的例子还多得很，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者有民俗学的根柢，从这个角度来研究诸神的起源演变，更能处处探照出神后面的人，探照出凝聚在神里面的人的喜惧厌恶之投影。作者又熟悉与诸神有关的人世历史上的朝章国典，掌故逸闻，故事传奇，博收约取，娓娓道来，既增趣味，扩知识，更是把神放在人间生活里来研究。凡此，都是由强烈的人文主义的精神而来的，我以为这是此书最可贵的地方。

我对此书所讨论的问题很感兴趣，愿意向广大读者推荐说：这是一部为人写神的好书。

一九八八年十月卅一日，于碧空楼。

关于神的杂感（序二）

朱家潘

我记得小时候，最初和神接触是每年腊月底，家里挑选一个吉日“祝福”。我的父母既不迷信鬼神，也不信仰任何宗教，但祝福是浙江萧山一个乡风，家家如此。先到南纸店去请（实际是买）一份全神码，共有数百张。薄薄的纸，很简单的白描木刻，粗糙的印刷。每一张上面有神的名号，墨线上面，横竖刷几道红绿黄三色。供品除干鲜果品、点心、荤素菜以外，最主要的有三样东西：一个猪头；一只公鸡，不去掉翎和冠子，煮的半熟摆在桌上大冒热气；一条活鲤鱼。共三样摆在供桌的最前面。参加行礼的都是家庭的男成员，服务人员也限于男仆人。此外腊月廿三日在厨房祭灶和正月初一在正院中祭天地，这都是男成员的事。只有除夕祭祖，是男女成员都参加。以上这些活动，在旧家庭中祭祖是“慎终追远”的意思，当然不属于信神。至于祭灶、祝福、祭天地应该说属于信神，但实质也是风俗使然。《论语》中已经提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由来已久。凡不迷信鬼神的人，把这些活动都当作过年的生活点缀。没有这些，就好像家里不过年了。儿童时代更是把这些活动和放鞭炮，放烟火，看灯，压岁盘里摆芙蓉糕，吃年糕、元宵等等，都看成是不可少的年景。因此对那些有关神的活动很感兴趣。不过也有选择，如上述的全神码，我曾一张一张的看过。从名称上看，有的和《封神榜》、《西游记》的神可以对上号，有的也不知是何许神，总的感觉它过于粗糙，我不喜欢。但灶王码和天地码我很欣赏，都是木刻单线印刷的，然后用笔画彩。重彩工笔画的年画水平最好，色彩鲜明，笔

道明快。还有在门上，过年要挂一对门神，没有刻印的轮廓，是纯粹重彩工笔画。后来我才知道灶王码和天地码都是杨柳青年画作者们画的，两幅门神是鼓楼东大街的佛像铺画的。我很欣赏这些手工艺人们的作品。

我成年之后，尤其是干了博物馆这一行，对于古代绘画的保管、陈列、征集、研究，成了我的工作。在绘画领域中，当然释道内容的作品也不排除在外，上自吴道子、尉迟乙僧等大名家的作品，下至明清画家的作品都在欣赏之列。雕塑上自六朝隋唐的洞窟艺术，下至元明佛寺道观的塑像，都是我所爱好的。伊阙唐代奉先寺的卢舍那佛，在他下面立观的时间越久，越觉得他将要有许多话要对我们说的神气。京郊元代西域寺乐师殿内三尊现金刚身的观音、文殊、乐师和八尊顶盔贯甲的护法，朝阳门外元代九天宫的雷部诸神像，北京城内护国寺的金刚像，都传说出于刘兰塑之手。其气韵之生动，都令人有观止之叹。永乐宫的元代壁画，法华寺的明代水月观音壁画，武当山金顶的真武铜像等等，可以说是传世的不朽之作，例不胜数。我和诸神的感情就建筑在这些艺术精品上。于是又有兴趣浏览释家道家的图书经卷，参观佛寺、道观的法会、道场，我欣赏他们的仪轨、服饰、器物、音乐。道士们的踏罡步斗，喇嘛们的跳扎布，大庙和尚的唪经和瑜伽焰口，我都很爱看。但小庙和尚所谓应佛僧的那一套吹管子唱小调的玩艺，不属于佛教正式仪轨，很贫气庸俗。我和神的关系还有一种形式，就是戏曲中的神。我演过二郎神、关平等角色。

我想大概中国象我这样喜欢神而不迷信，也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人不是少数。还有些人虽然不是绝对的无神论者，但信神是有条件。譬如戏曲中傅罗卜（目连）的母亲本来信佛，而她在生活中得到相反的报应，于是宣布不信了。《乌盆记》的张别古，向城隍许愿之后又考虑自己吃饭都成问题，哪能有钱买猪头三牲还愿？于是又向城隍宣布退愿。过去基督教的福音堂讲道，总有教徒在门口劝说过路人进堂听道信仰耶稣。我曾见过这样的情况：

有一位拉人力车的，经过福音堂门口。有一位散发《马可福音》小册子的教徒，劝说这位拉人力车的信仰耶稣。拉人力车的这位回答说：“耶稣管饭不管？管饭就信，天天有窝头也行。不管就不信。”这些情况说明中国人很少有无条件信神的，无论是佛、道，还是天主教、基督教都是一样。封建时代正是如此，上至天子下至庶人，和神的关系都有目的。宗教应该是无条件信仰，但中国很少是无条件的绝对信仰。中国大多数人对待神都不是绝对信仰，不是绝对尊敬。以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统治者皇帝而言，除极个别的皇帝是虔诚的宗教徒以外，绝大多数皇帝都是要宗教为他的政权服务，并且是毫不讳言。俗语说“妖由人兴”，应该加一句“神由人造”，而皇帝则是带头造神的。以明清两代为例，真武大帝是宋朝皇帝捧起来的，到明永乐皇帝更大捧特捧，加以利用，制造永乐皇帝就是真武大帝转世的传说。清朝则制造皇帝是文殊菩萨转世的说法。可是有时从具体措施看来，又有讲不通的地方。譬如皇帝既然是文殊菩萨转世，以等级而论，文殊菩萨的地位总是低于释迦牟尼佛的。然而在清代乐部所编很多大型承应戏，例如《罗汉渡海》、《地湧金莲》、《宝塔凌空》等，每出演到末一场唱尾声之前，福禄寿上中下三层台都站满了角色，释迦牟尼佛、诸菩萨、罗汉、天王、金刚等二百余人，象一幅立体有声的极乐世界图一样。这时释迦牟尼佛念白：“今逢圣主万寿之辰，恭祝皇图永固、帝道遐昌，我等就此叩拜。”于是释迦牟尼率领众菩萨罗汉天王金刚全体一起，向看戏的皇帝叩头祝寿，出现如来佛拜文殊的情况。

明清两代皇帝对于佛道两教是同等对待，如果问他们到底信仰什么教呢？应该说是什么教都不信。中国皇帝和欧洲的皇帝或国王对待宗教有本质的区别。欧洲的皇帝或国王，对于宗教是以教徒身份出现的，所以即位加冕等大典，要请主教来给他加冕，皇帝要跪下接受。中国皇帝则是驾于宗教之上，不论佛菩萨还是三清以及诸神，都是皇帝的臣属。我国佛教僧侣如达赖、班禅、

哲布尊丹巴等，如果和欧洲天主教僧侣比一下，也相当于教皇，至少也相当于大主教。但达赖班禅见皇帝，和大臣们一样要跪叩。因为皇帝对于天神都可以象对待功臣一样的加封，何况这些活佛呢。

皇帝到佛寺或道观，在“起居注”上的写法是：“瞻礼”或“拈香”，但那些载在国家祀典的祭天、地、祖宗、社稷、先农、朝日、夕月、先师孔子诸大祀，则写“亲诣行礼”或“派某亲王恭代行礼”。这里的区别是这样的：“瞻礼”只是到庙里去参观一下的意思，“拈香”也只是点燃檀香而已，都不叩拜。而对于天地祖宗诸大祀都是跪叩的，所以写“行礼”。祭天地、大祀，古代最初当然是信神的行为，但到后来也演变成具文了。统治者有一句成语：“有以举之，莫敢应之”，可以给这些活动作解释。

总的说来，神的一切除了长时期渗透丰富了文学艺术成分以外，还有些是具有传奇性的神话与古迹名胜结合起来的。在这种条件下最易产生胡说。本来神的历史就是人造的，应该说根本是胡说。但各有系统，介绍某一神的历史，也必须根据被承认的图书资料。1979年我写了一篇《武当山》，发表在香港《广角镜》上。后来有一家出版社约我写一本介绍武当山的小册子，我就把这篇增加些内容，交了稿。校样没给我看就出版了，在原文前面加了一段和我的文笔极不协调的写景之外，又修改了两三点，这两三点都是把原来正确的改成错误的了。例如遇真观的神像是张三丰，而他们给改成真武大帝。书已经发行，大量到了武当山游人手中，想更正都无法更正，真令人哭笑不得。这是在书面文字上对于神作错误的介绍。还有古迹名胜当地的保管人员或导游解说人员，胡乱介绍神的故事。仍以武当山为例，金殿内真武大帝座下左右金童玉女捧印捧册。导游人介绍总是说：“中间坐的是真武大帝，两旁捧印捧册的是周公和桃花女。”有的道士也跟着人云亦云。我建议武当山的文物管理人员至少要熟读《武当山

志》、《太和山纪略》、《均州志》、《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经》几部书，根据志书来介绍武当山的一切，当然也包括神的历史。以上志书和道经中从没见过有周公和桃花女的名字。金童玉女这两个名词在很多道经中都出现过，并且人数相当多，与天君、灵官等都是道经故事中的群众角色。当然道经也是人编织的，并不是真人真事，但总是被承认的道经，编织故事也要有个逻辑。民间戏曲中有周公和桃花女的故事，剧本的情节说周公桃花是金童玉女转世，按照逻辑，转世成为人才可以叫他和她为周公和桃花女。即使高兴扯上这个故事，也不能直截了当把立在真武左右的金童玉女本人称作周公桃花，因为他们在真武旁边当然是神，而不是转世的人。譬如小说《岳传》中说岳飞是如来佛身后立的大鹏转世，当然只能说大鹏转世为人才是岳飞，不能把正在值勤立于如来佛身后的大鹏，直接说成岳飞，谁都知道这是讲不通的。

类似上述书面文字的胡说和口头胡说影响都很大，喜欢神话故事的人又很多，于是这本《华夏诸神》的出版，可以起个清源正本的作用。到各大名山胜迹、佛寺道观游览的人，持此一册与诸神相会，可以了如指掌。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读《华夏诸神》（序三）

张紫晨

目前，对于神祇信仰的研究，颇引起人们的兴趣，在诸多文化现象的探讨中，它可以说不小的热点，一些中青年研究者，在进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中，很想从这里走出一条路，为人们提供一些新的启示。于是这块园地便吸引了许多耕耘者，而且成果叠出。我所看到的，直接谈到诸神的，就有《诸神的起源》、《中国民间诸神》等。这本《华夏诸神》，又是相继而起的一部著述，这些新著的共同点，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所世代信仰的“诸神”为对象，或解其源，或辑其文，或评其伪，因而从许多新的视角，呈现许多新的见地。给人们的启示，当然也就随着著述的传播而越来越多了起来。有的侧重在远古神话范围，对中国远古神话和历史进行探索，企图在神话学方面进行考辩，探求和追溯中国原始神话、宗教以及基本哲学观念的起源；有的就我国近代以来，在民间仍有较大影响的神，进行系统的整理，并对民间诸神信仰的源流发展状况加以阐释，从而揭示民间从古至今的宗教意识的发展变化。这样，中国的民间诸神，确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清理。它们比历史上《神考》、《历代神仙通鉴》一类的书，确实是大大丰富了，而且观点和认识也都明显地超过了前人。

现在马书田同志用三年时间写出的这本《华夏诸神》，又是这方面的有益之作。它在近年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又博采佛经道藏、正史稗说、地方史志、小说戏曲、变文宝卷以及传说故事、古迹民俗、地理名胜、各种有关文论等，在更广大的宗教范围内，对我国道教、佛教、其他宗教和民间信仰中几百位神祇进

行了考释和探索，将宗教、民俗、传统文化熔于一炉。它与《中国民间诸神》的不同点是，不是在每位神项下，排列资料，再用“案语”加以分析论述，而是将材料运用于作者阐释之中，有分析、有叙述、有评解、有议论，重点在于说明每位神祇的来源和创造过程。它是通过对诸神由来的解释与说明，使人明了诸神的由来，从而消除迷信心理和盲目崇拜，提高人的认识与自信，因此，这部书，实为说明如何造神之论。作者所着力解决的是，各种名目之神，是如何编撰来的，是怎样步步神化，赢得信仰以及形成谱系的。在这种立意之下一方面侧重说明了宗教的需要在各种神祇发迹史上的作用；一方面又围绕对诸神的信仰活动，展示人们不同时期的宗教意识和民俗心理。使人们看到人如何创造了神，而神又如何支配了人的复杂的过程。作者把比较多的笔墨放在宗教徒（如道徒）们对诸神的法力、形貌及身世经历的想像与编撰上，并从每位宗教神的来源上追索出它的原型，告诉人们这些被传得神乎其神的华夏诸神，“原来不过如此”。这是全书贯穿着的思想，也是它的主要成就。

除此之外，书中对外来神的中国化，佛教神的道教化，道教神的佛教化，民间传说的神化仙化以及俗神的雅化，雅神的俗化，自然神的宗教化；宗教神的封建官制化等，也都有所涉及并提供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这本《华夏诸神》注意到资料的论考和科学分析，但又没有采取严正的科学著作的写法，主体的形态是散文随笔式的自由漫议，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在对每个神祇的介绍上，起笔、收笔均不拘一格，评述也比较随便。从读者的可接受性来说，这或许有它的好处，使知识性、趣味性结为一体。全书如同同一餐丰盛的家宴，所陈菜肴，自由制作，不取正席的套路与规制，品尝者可各凭其好，各取所需，其中之味，也迥可自得矣。

简述直观，权作为序。谨此以志。

1989年2月15日于民间书屋



土地爷



千里眼



门神



钟馗

送子娘娘

